

中
級
學
生
用

叶圣陶 郭绍虞 周予同 章必勋 编

开明新编国文读本

甲种本下

二十世纪最经典的国文读物
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的开创之作
当代青少年必读的国文精华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开明新编国文读本甲种本. 下 / 叶圣陶等编. —武汉 :

武汉出版社, 2011.9

ISBN 978-7-5430-5867-5

I. ①开… II. ①叶… III. ①中学语文课-教材

IV. ①G634.30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092865号

开明新编国文读本甲种本. 下

编 者: 叶圣陶 等编

本书策划: 李异鸣

特约编辑: 杨 肖

责任编辑: 王冠含

封面设计: 柏拉图工作室

出 版: 武汉出版社

社 址: 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103号 邮 编: 430015

电 话: (027) 85606403 85600625

<http://www.whcbs.com> E-mail: zbs@whcbs.com

印 刷: 北京华戈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5.25 字 数: 192千字

版 次: 2011年9月第1版 2011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2.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目录

甲种本(下)(第二册)

『努力事春耕』、《开明少年》·····	2
一件小事、鲁迅·····	5
怀念振黄、子冈·····	7
《北望集》序、朱自清·····	12
国际知识不足专门学问、金仲华·····	15
以画为喻、叶圣陶·····	17
牢狱生活、克鲁泡特金 著 巴金 译·····	20
锦衣卫和廷杖、吴 晗·····	24
塞外怀古、方回·····	27
詹天佑先生、《科学的中国》·····	30
我的同班、冰 心·····	33
丰塔马辣、西隆涅 著 绮纹 译·····	37
老牛、潘林 著 沈雁冰 译·····	41
从掷石子说到原子弹、顾均正·····	46
读书、曹 孚·····	49
罗邱史德黑兰会议宣言、軼名·····	52
雁、楚图南·····	54
荷、贾祖璋·····	56



目录

我爱孔子、宋云彬·····	133
万世师表、袁俊·····	136
朦胧的敬慕、萧乾·····	141
教学合一、陶行知·····	144
『开卷有益』、傅彬然·····	147
甲种本(下)(第三册)	
说话、朱自清·····	152
谈气节、宋云彬·····	155
故乡、鲁迅·····	159
故乡(续)、鲁迅·····	164
战后访阿尔卑斯、萧乾·····	169
语文杂记、吕叔湘·····	174
给高尔基的信、契诃夫 著 程万孚 译·····	177
读者可以自负之处、夏丏尊·····	179
美术照相、刘复·····	181
艺术的产生和发展、伯韩·····	187
《诗经》的源起、朱自清·····	191
蔡元培先生、余毅·····	193
哭一多父子、吴晗·····	198



目录



莱因河\朱自清·····	59
夏季的旅行\鹤见祐辅 著 鲁迅 译·····	62

甲种本(下)(第二册)

生物的历史\房龙 著 沈性仁 译·····	66
蝉\法布尔 著 王美文 译·····	70
常德的船\沈从文·····	74
千佛洞的壁画\向锦江·····	80
在沙漠中\赫定 著 绮纹 译·····	84
成都农家的春季\叶至诚·····	89
北平的夏天\老舍·····	96
向生活学习\沙汀·····	99
窗子以外\林徽因·····	102
窗子以外(续)\林徽因·····	106
圣尼古拉斯的逮捕\Marko Chermshina 著 柳存仁 译·····	110
客\潘林 著 施蛰存 译·····	115
孔乙己\鲁迅·····	120
《老残游记》的文学技术\胡适·····	125
教育家的孔子\张荫麟·····	129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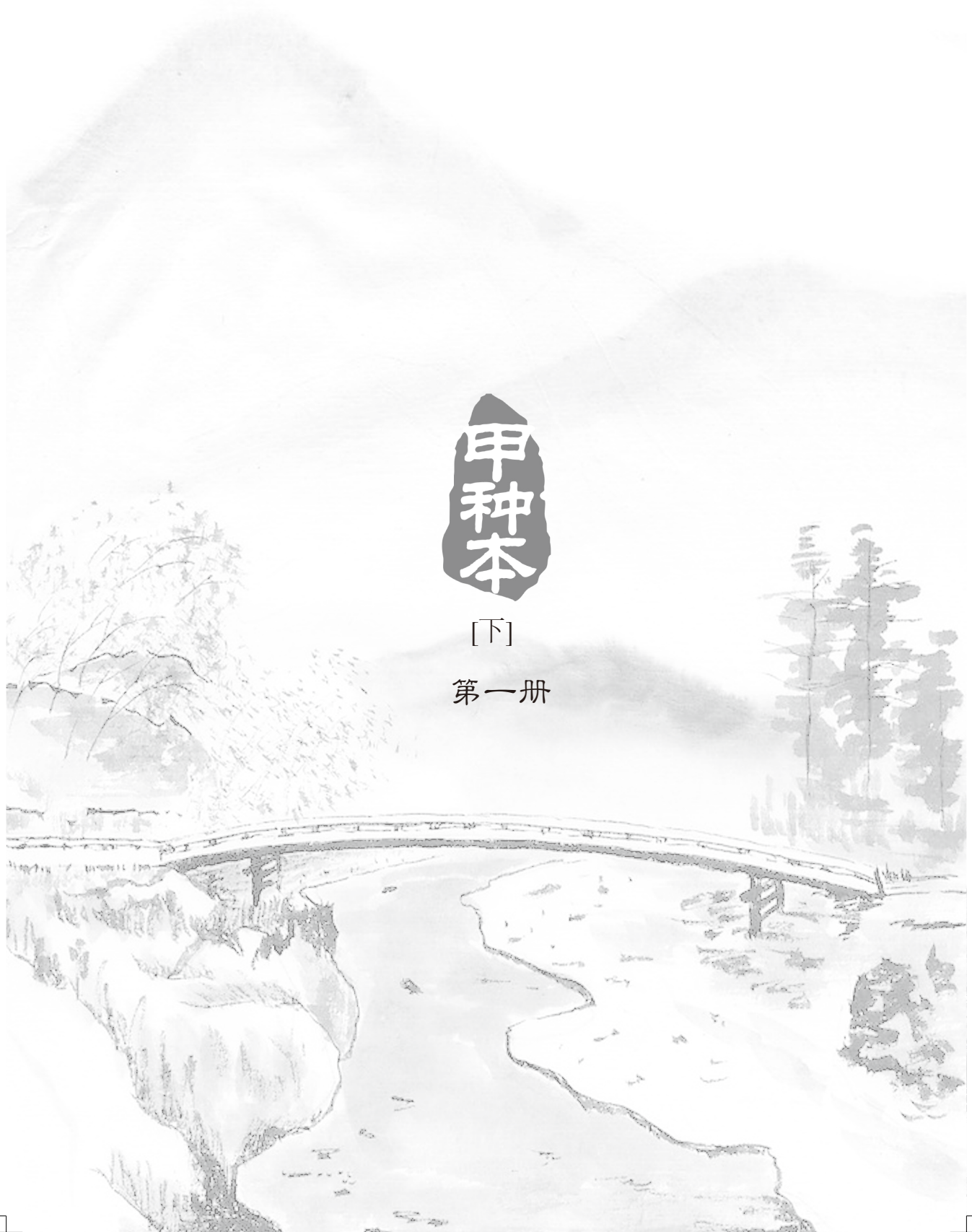
纪念但丁、陈衡哲·····	202
同情、斯人·····	205
《好望号》改译本序、袁俊·····	210
复活、托尔斯泰 著 夏衍 改编·····	214
复活(续)、托尔斯泰 著 夏衍 改编·····	220
复活(续)、托尔斯泰 著 夏衍 改编·····	225
『为万世开太平』、曹孚·····	231



甲种本

[下]

第一册





“努力事春耕”/《开明少年》

新年里与诸位相见，给诸位送一张贺年片，印在本期的开头。那是胡一川先生的一幅彩色木刻，本来收在《抗战八年木刻选集》里面。我们把它重新铸版，缩小了尺寸。在画幅之下，我们又题了四句诗。

现在谈谈那四句诗。

“大地藏无尽”，就是说我们居住在大地上，这大地储蓄着无穷无尽的物质。通常把物质分做三大类，动物，植物，矿物。年年岁岁有新生的鸟兽虫鱼，飞的，走的，跳的，游的，参加到大地的舞台上，演出生动活泼的戏剧。年年岁岁有新的苗发出来，新的叶长出来，新的花开出来，新的果结出来，把大地的舞台点缀得这么丰富，这么美丽。再说矿物。金呀，银呀，铜呀，铁呀，锡呀，以及煤呀，石油呀，在古代已经采来使用，到现代使用得更多更勤。可是从古到今掘地开矿，还只像在苹果上刮了一层表皮，没有开采的比较已经开采的多到多少倍，谁也说不上来。只要像以上说的那样简单的一想，就觉得大地真像个传说里的“聚宝盆”，盆里的东西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岂但物质而已，还有种种的能力。水有水力，风有风力，发了电有电力，破坏了原子核有原子能。这些能力都由物质而来，物质无穷无尽，能力也无穷无尽。

“勤劳资有生”，就是说我们人类凭劳动来供养自己。“有生”本来包括一切有生命的东西，这里缩小范围，用来指我们人类。试想一



想，我们人类如果像猴子一样，饿的时候采几个果子来吃，渴的时候跑到溪边去喝几口水，那生活多么可怜！我们人类可并不如此，原因在于我们能劳动。我们手脑并用，造成种种劳动的工具，练成种种劳动的技术，这就脱离了动物的生活，创造了人的生活。人的生活是不但活命，而且要活得好，不但物质方面好，精神方面也要好。如果一只麻雀一只黄猫懂得我们的话，我们与它们谈起来，它们一定会羡慕我们的生活，说物质方面精神方面都比它们胜过万倍。要知道这不是平空得来的，是我们千万代的祖先继续劳动的结果啊！一切享用是劳动的结果，一切发明是劳动的结果，一切著作是劳动的结果。我们的祖先既然劳动下来，传到我们，我们自得继续劳动，把人的生活变得更丰富，更美好。就每一个人说，劳动供养自己，同时供养他人，供养这一辈子的人，同时遗留给下一辈子的人。劳动的技术尽可以改良，劳动的辛苦尽可以减少，劳动的不公平尽可以排除，可是决不能停手息脑不劳动。一朝人类劳动完全停止了，世界将成什么样子，我们能够想象吗？

“念哉斯意厚”，就是说，想想呀，这两层意思很深厚。哪两层意思？“大地藏无尽”一层，“勤劳资有生”又是一层。怎么说深厚？因为其中大有可想。前面说的一些就是分别想起的，现在再把两层意思联在一块儿想。我们居住在这么丰富的大地之上，我们的凭藉太好了。我们能够继续不断的劳动，我们的努力足以自慰了。单有丰富的大地，没有我们的劳动，我们的生活就同鸟兽虫鱼一样，至多像猴子。猴子也居住在这丰富的大地之上，可是它们除了吃几个果子喝几口水以外，得到了什么好处？单有我们的劳动，没有丰富的大地，也不成。常言说，巧媳妇做不来没米的饭。必须有物质，劳动才可以显出能处，得到收获。必须有物质，劳动才可以利用工具，发明技术。且不说大地空无所有(这是不能想象的)。单说大地储蓄的物质假如没有这么丰富，人类的生活与人类的文明就必然差远了。我们幸而有这么丰富的凭藉，又幸而能





继续不断的努力，这才使生活一步一步的改进，文明一步一步的发展，到了现在的地步。照现在的情形看，说我们人类是大地的主人，大地是为我们人类准备的舞台，该不是夸大的话了吧。可是现在的情形还没有到极限，也许永远也不会有什么极限。那么，将来的进步将到什么地步，岂不是很难预言，只有到得那时才会知道吗？想到这儿，就觉得意思更深厚了。我们既然有了这样的幸运，万万不可辜负，必须加紧努力才行。

“努力事春耕”，这一句是不须解释的，看字面就明白。春耕是一年农事的开头，什么事情都一样，开头的功夫用得越深，到后来的成果越广多。想到了前面说的那些深厚的意思，“努力事春耕”是不须勉强的了，是自发的自动的了。望着这丰富的大地，不肯不努力。想着这劳动的可贵，不肯不努力。努力啊！努力啊！深深的耕下去，将会有无穷无尽的收获到手。这“春耕”又岂只指耕田一件事情呢？我们学习什么，研究什么，经营什么，如果比做农事，同样是“春耕”啊！

四句诗谈完了，我们愿以十二分的诚意，祝颂大家“努力事春耕”！

(一)诗歌往往用简练的语言，表出繁复的意思。读诗歌的时候，尤其需要多多思索，多多体会，不能单看字面。像这篇文章，是就二十个字的一首诗歌思索体会的结果。可是还不止于此，读者凭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来思索体会，可以领受得更多。

(二)倒数第二节的末了两句有什么作用？



一件小事 / 鲁迅

我从乡下跑到京城里，一转眼已经六年了。其间耳闻目睹的所谓国家大事，算起来也很不少；但在我心里都不留什么痕迹，倘要我寻出这些事的影响来说，便只是增长了我的坏脾气——老实说，便是教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

但有一件小事，却于我有意义，将我从坏脾气里拖开，使我至今忘记不得。

这是民国六年的冬天，大北风刮得正猛，我因为生计关系，不得不一早在路上走。一路几乎遇不见人，好不容易才雇定了一辆人力车，教他拉到S门去。不一会，北风小了，路上浮尘早已刮净，剩下一条洁白的大道来，车夫也跑得更快。刚近S门，忽而车把上带着一个人，慢慢的倒了。

跌倒的是个女人，花白头发，衣服都很破烂。她从马路边上突然向车前横截过来；车夫已经让开道，但她的破棉背心没有上扣，微风吹着，向外展开，以致兜着车把。幸而车夫早已准备停步，否则她定要栽个大跟斗，跌得头破血出了。

她伏在地上；车夫便也立住脚。我料定这老女人并没有伤，又没有别人看见，便很怪他多事，要自己惹出是非，也误了我的路。

我便对他说：“没有什么的。走你的罢。”

车夫毫不理会——或者并没有听到——却放下车子，扶那老女人慢



慢起来，挽着臂膊立定，问她说：

“你怎样啦？”

“我摔坏了。”

我想，我眼见你慢慢倒地，怎么会摔坏呢，装腔作势罢了，这真可憎恶。车夫多事，也正是自讨苦吃，现在你自己想法去。

车夫听了那老女人的话，却毫不踌躇，仍然挽着她的臂膊，便一步一步的向前走。我有些诧异，忙看前面，是一所巡警分驻所，大风之后，外面也不见人。这车夫扶着那老女人，便正是向那大门走去。

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霎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

我的活力这时大约有些凝滞了，坐着没有动，也没有想，直到看见分驻所里走出一个巡警，才下了车。

巡警走近我说：“你自己雇车罢，他不能拉你了。”

我没有思索的从外套袋里抓出一大把铜元，交给巡警，说：“请你给他……”

风全住了，路上还很静。我走着，一面想，几乎不敢想到我自己。以前的事姑且搁起，这一大把铜元又是什么意思？奖他吗？我还能裁判车夫吗？我不能回答自己。

这事到了现在，还是时时记起。我因此也时时熬了苦痛，努力的要想到我自己。几年来的文治武力，在我早如幼年时候所读过的“子曰诗云”一般，背不上半句了。独有这一件小事，却总是浮在我眼前，有时反更分明，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

(一)为什么作者觉得车夫对他的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

(二)“我还能裁判车夫吗？”意思就是我未必配裁判车夫。为什么作者自己觉得未必配裁判车夫？



怀念振黄/子冈

在马路上听到振黄从汽车上跌死的消息，我相信这个消息。在战事失利的情况中，人命不是时常被当作儿戏吗？在难民收容所里听到的悲惨故事太多了，振黄不幸也是其中的一个。

死者与我虽不是时常相聚的朋友——抗战以来他一直守着“部队中的画家”的岗位，在汉口见过一面，便匆匆分了手——却是我在学校门外认识的朋友中很早的一个。那时候我们都在“中学生时代”。彼此都是中学生，而且由《中学生》介绍，互相认识了，团聚了。在每一期《中学生》上，我们在文章图画中找到一些旧名字，发现一些新名字。尽管不认得人面，但凭想象，也可以知道对方是个与自己相仿佛的喜蹦爱跳的中学生。而且在不可捉摸之中，还可以猜出对方也是个喜欢偷看课外书，受训育主任的呵斥，脑筋里时常在转一些怪念头的孩子。因为在那个时代，尤其在女学校里，好学生只顾应付课本，对校外事是没有兴趣，也不容有兴趣的。

那时候振黄时常参加《中学生》的绘画竞赛，照例名列前茅，作品制成铜版，刊在首页。我在校中绘画成绩不佳，但对于《中学生》上刊出的画特别有好感。而且对于沈振黄、莫芷痕等人的名字，也像“征文竞赛”里的一堆名字那样稔熟。

那时候开明书店给我们的鼓励是书券，五元或十元，每个月凭了自己的劳力得到几本新书，在同学中，在家庭里，真是无比的骄傲。知识



领域的开拓，人间友谊的建立，更是书券以外的收获。在每个未成熟的小心坎里，为此欢喜，为此兴奋，从此找到了心思上的寄托。

《中学生》曾举办个什么读书会，我记不清了。由于会员名单的介绍，真的有很多人成了朋友。我们这个小圈子就有二十人以上，后来或升大学，或就职业，先通信而后会面，就像同在地下埋着的种子，起初彼此不相会面，一旦萌芽儿钻出土来，才讶然指手画脚地说：

“这就是你呀！”

彼此会了面，似乎谁也不曾对谁失望。在二十岁以下的人，心地是那么真纯，受了相似读物的熏陶，尚少涉猎世事，所爱所恶总不会相去太远。即使是新朋友会面，只要说起来也是当年《中学生》的好朋友，便彼此有了坚实的信托。

振黄从学校里出来不久，便进了开明书店。在上海我和潜英去找他，第一次见面，我想用“笑嘻嘻”三个字形容他的面貌，因为他无时不是笑嘻嘻的。我们还在麦加里一起照过相，一起去拜访过开明书店的金仲华、夏丏尊、叶圣陶诸先生，我们对于他们几位先生的尊敬，超过了对于学校老师的。后来振黄在金先生那里帮忙绘图，我在妇女生活社打杂，潜英在生活书店任编校，我们见面的机会比较多了，假日曾在一起吃饭逛马路，上天下地胡扯。三个人都不是老上海，对于上海的奥妙知道得不多，记得潜英和我想到大世界去玩个够，找点报告文学的资料，请振黄保镖，因为我们害怕大世界的流氓白相人，振黄答应了，但是没有去成，我们三个到底都有戒惧之心。现在想来，真是胆小如鼠了。

忽然振黄回家去结了婚。在我们同辈中，他似乎是结婚最早的一个。婚后他和曼其一同住在环龙路，居然有了个独立的家。我们那时想：好伟大呀！有时到他家去玩。记得他结婚我们连礼也没有送一份，那套世俗的玩意儿还没有钻进我们的生活范围。结婚，结你的吧，不同



你多画一张画一样吗？

上海教育了我们，在“一二九”以后的救亡高潮里，我们几个人也曾当一名小卒，虽说天真犹在，但不知不觉间人世渐深了。我们一起玩，在集会里玩，在行列中玩，有时也感到像浮萍似地没有根，只是乱搅一阵，然而无忧无虑。对于参加救亡工作，犹之要交考卷一样责无旁贷，对于世事之爱憎，却因知道得不够深广，不怎么强烈。

“七七”以后到了汉口，振黄忽然也来了，还领了他的妹妹来。他真有愿把所有公之大家的诚意，甚至他的家属照片也要送几张给朋友。他笑嘻嘻地穿上军服，笑嘻嘻地走上前线，作壁报，到乡间宣传，致力军民合作，一直笑嘻嘻地在一个岗位上守了几年，真是无比的毅力。他不是为了尝新鲜，不是为了开玩笑，他只顾笑嘻嘻地严肃地工作着。偶然来信，笔画依然粗得像作素描。记得他还曾诚意地约朋友们去前方工作。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鄙夷我们留在后方的几个朋友。

是前年吧，他忽然来了一封很厚的信。打开一看，原来是附了几张画，有一张是他大女儿坐在门前的速写。他在信里慨叹人已老大，说他为了家室妻儿，弄得生活很狼狈。“不知不觉已是两个孩子的爸爸了！”并且说他的女儿三四岁便喜欢作画，他想知道我的孩子是什么样子。

时光像火箭一样，是十年的友谊了，还不计算那惴惴地投稿作画的时代。我觉得光荣，振黄作了一名忠实的文化军人。他没有吃空额，他没有作走私生意，而且能够始终如一地守在前方，作政治工作。他一定吃尽辛苦，磨练成很好的耐性了；因为做政治工作的照例是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他信中提起过民众的可爱，他愿意用他的画笔，为他们素朴的心灵饰色，为他们干枯的生活浇水。

“振黄从汽车上摔下来跌死了！”我在七星冈听了孙源先生的报告，顿时感到跌死的不止是振黄，而且是那留在记忆里的少年时代。我们中学生时代可贵的集团，可贵的友谊，从此就残破不全了。





我搜寻振黄死去的原因。就在振黄死去前几天的一个集会上，我亲自听到陈诚部长说：“说也笑话，柳桂战事一直到独山才有了一次比较正式的战斗。”那么在独山以前我们的部队干什么去了呢？敌人的实力据说才一个联队。

振黄，我不说了，你比我更明白，因为你至死仍在部队里当一个没有武器的文化兵。笔可以根绝侵略者的思想，却挡不住面前的侵略者——除非与抵抗侵略的部队配合起来。

昨天看到去年十一月份美国的《生活杂志》，其中刊载着湘桂流民的照片，注解的第一句话是“同盟国人民仍在胜利的敌人前逃亡的，只有中国人。”

多么深刻！多么可耻！

我们万万千流亡的人民看了有什么感想呢？这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却又不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没有容许我们每个人尽责啊！

振黄，你要叫屈吗？死难的同胞是会叫屈的。我们不能够作自己命运的主，好像我们生来就必需与百般厄运斗争，我们是一群无人照顾的羔羊。

难怪美国杂志要标出只有我们仍在逃亡了。有哪一个国家的人民可怜到军民消息绝端隔膜，人民的逃亡赶不上军队的后撤？有哪一个国家的人民疏散是必须坐在汽车上的——而且有许多人连汽车顶也坐不到？

我想起一支旧歌曲里的两句话：“谁使我们流浪？谁使我们逃亡？”想不到今天仍能适用。可是，今天我们非深思一下不可了。如果自己不开杀菌，不清除，不调养，也就不必怪创口越来越大，成为细菌的培养所了。

(一)这一篇历叙少年时代、青年时代的友谊，联带表出当时彼此的兴趣与心情。



(二)把相知而没有相见的朋友比作“同在地下埋着的种子”，待“苗芽儿钻出土来，才讶然指手画脚地说：“这就是你呀!”这个比喻很妙，可以仔细体会。

